

2017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剧目评论(六)

好的改编是对原著的突破与超越

——简评闽剧《苏秦还乡》

张英慧

闽剧《苏秦还乡》的改编、创排经验值得我们总结与探讨。与传统本《苏秦假不第》相比,改编本《苏秦还乡》打破了原作的结构,调整了人物关系,摒弃了以往修修补补、加加减减的流行做法,采取了脱胎换骨的“技术处理”而进入真正意义的创作,使之成为与《苏秦假不第》剧完全不同的新作品。

传统本以苏秦为主人公,全剧以他出门求官为开端,得官回家、教训家人为结束,批判了嫌贫爱富、“看人下菜碟”的势利观念。而改编本将原著中的三号人物苏代(即剧中的三弟)提升为一号人物。以苏代掩护苏秦出门求官而

引发一家人的矛盾冲突为开端,又以苏代迎接得官而归的苏秦、并设计出“不第”的假戏让长着势利眼的人受到教训而结束,精彩地塑造出苏代这个质朴善良又仗义执言,一心为他人着想的喜剧人物。

主人公的改变往往会带来主题立意的改变。传统本抨击的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现在因苏代成为“主人公”,使得改编本的主题立意变为成人之美、美美与共,还带上一些救贫解困、见义勇为的味道。与传统本的旧主题相比,新本的主题立意更加丰富,实现了很大的突破与超越。苏代这个人物的

塑造,给新本的艺术风格带来新的变化,使得原本略带悲喜剧因素的风格,转变为轻松喜剧。旧本以苏秦为主人公,因他的命运乖蹇、遭遇的种种不幸,多少带有悲剧色彩。加上其妻周氏挨打、挨骂、受罚时,场景、画面较为压抑凄凉,唱腔痛苦哀怨,给传统本增添了不少悲剧气氛。而主人公换成苏代后,因其喜剧性格、喜剧动作和喜剧语言,使得整合戏生动活泼、高潮迭起,喜剧气氛十分浓郁。满台的幽默风趣、满场的笑声掌声,让这台戏好看耐看,从而使观众看了又看,欲罢不能,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审美愉悦和欣赏满足。

《苏秦还乡》的导演匠心独运,把戏排得流畅且充满生机,设计了大量充满情趣的表演与形体动作。以“义盗”一场为例,女导演林建萍以其特有的敏锐与细腻,有层次地展示了苏代“义盗”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寻找钥匙的动作设计,没有很深的舞台表演功力与丰富的经验,是不可能产生那么多妙趣横生的形体动作的。导演善于运用闽剧表演程式与技巧,给全剧增添了耀眼的色彩。全剧舞台调度灵活,上下场衔接紧凑,戏抠得很细,人物个性突出,画面精美,造型独特。大处上看,整台戏通顺流畅、大气磅礴;若从小处观察,又让观众觉得戏份很足、精美绝伦。

(作者系福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一级编剧)



《苏秦还乡》剧照

传民心接地气,颂大爱抒真情

——评沪剧《51把钥匙》

褚伯承

上海勤苑沪剧团推出的沪剧新戏《51把钥匙》将目光投向上海街道里弄的千家万户,现代城市社区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交织的故事犹如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依靠主要人物的感人行动,错落有致、和谐自然地串联在一起,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着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当代都市风情画卷。作为流行于黄浦江两岸的地方剧种,沪剧长期以来形成了清丽、委婉、细腻的独特风格,特别擅长表现家长里短的百姓生活。《51把钥匙》创作的成功也同样得益于对沪剧这一优势的重视和发挥,全剧情节围绕家庭医生的诊疗活动开展,4个家庭几条矛盾线索纠葛交错发展,构成一场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好戏。实践再一次证明,现代戏创作的题材选择不能不考虑剧种特点,扬长避短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最为可贵的是,这个戏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敢于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反映民生疾苦。全剧聚焦3个家庭的不同遭遇,真实表现了当前困扰群众生活的看病难问题,对普通人就医困境的种种形象描绘让观众心中不时泛出一阵阵酸涩的滋味。尽管戏曲长于抒情,但面对生活的坎坷,《51把钥匙》并没有一味营造哭哭啼啼的场面,仅仅让观众洒一把同情之泪,而是将戏引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品位。其中几把钥匙细节的描绘既生动别致,又人情入理,不仅写活了几个社区居民,对女



《51把钥匙》剧照

主人公形象也起到了有力的烘托作用。

戏曲作品归根到底是要写人,这个戏在艺术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对一个家庭医生形象的鲜活塑造。女主人公严华美丽善良,热爱生活,把家庭医生当做毕生奉献的事业。她通过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与社区内的病人建立了融洽的医患关系,病人们纷纷将家中的钥匙交给她,这些钥匙成了对她最大的肯定。严华的扮演者王勤是国家一级演员,她扮相端庄靓丽,唱腔圆润甜美,表演细腻传神,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表演过程中,她用心去感受、以情来呼应,于细微处见精神,赋予人物一种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力量,在沪剧舞台上真实再现了一个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社区家庭医生形象,表演上也

有不少新的探索和突破。

沪剧现代戏常常因为缺乏对戏曲表现手段的充分运用而被视为话剧加唱,《51把钥匙》较好地克服了这一弊端。编导在沪剧戏曲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引人注目,无场次的处理形式增加了全剧的灵动感,也使表演节奏更加舒缓自如。以“读信”这种沪剧特别擅长的传统方式表现耿老师去世前的嘱托,让人深受感动。寻找因老年痴呆症而走失的老人一段戏,载歌载舞,不仅身段优美、唱腔清醇,而且声情并茂、意蕴深远,成为沪剧现代戏中戏曲化表现的经典范例。正是对戏曲艺术传统的虚心学习、努力传承,成功发扬,使这个戏魅力独具,好好好看,赢得了广大观众的青睐和共鸣。

(作者系上海沪剧院艺术室原主任、一级编剧)

触动青少年的心灵

——琼剧《父爱如山》观感

符传杰

琼剧《父爱如山》令人感动,它点到了人们心中最柔软、最容易触动的部分——亲情:父与子的亲、子与父的怨、父子间的情,无不揪着观众的心。而剧中反映的青少年道德素质问题、社会上存在的拜金主义现象更是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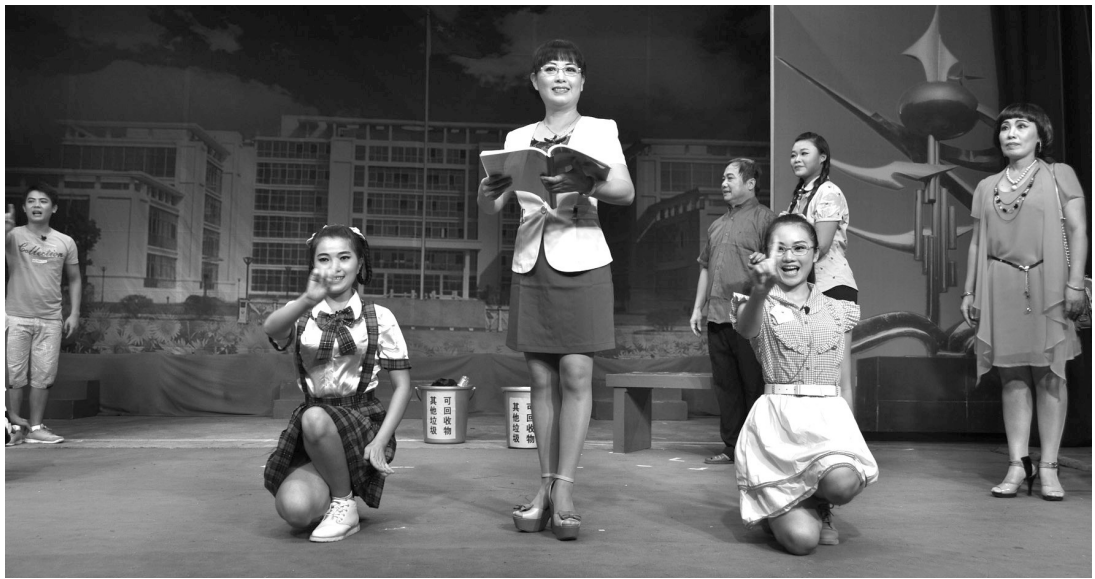
当今社会,科技发达、经济繁荣,可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道德观念却越来越淡薄,中国几千年的优良传统美德——文明、礼让、敬老、孝亲等在人们的意识里,特别是新一代青少年的概念里越来越模糊,注重自我、物欲膨胀、讲究享受、互相攀比的现象比比皆是。剧作者把一些青少年注重物质攀比和享受的问题在剧中主人公丁阳身上充分展现,把一位得不到物质满足就觉得十分没有面子,便对父亲百般伤害的中学生形象塑造得活灵活现,特别是姐

姐对丁阳进行教育的时候,他的举动、语言和冷漠态度都把这种素质缺陷演绎得淋漓尽致。剧中的丁父悉心照料儿女,作为一个父亲,他关爱自己的孩子,总是竭尽全力张开羽翼为儿女们遮风挡雨,然而命运之神所安排的“回报”却彻底击垮了这个善良的父亲。面对叛逆的儿子,无奈隐忍与期待矛盾交织,在老师和同学的面前他想认而又不敢认子的悲凉之情无以言表,他清楚地意识到儿子已经偏离了美德轨道。在儿子的病床前,丁父也不禁反思自己对儿子无止境、无条件包容甚至溺爱的错误教育。而直面这些问题无疑是《父爱如山》的最大意义,人们迫切需要这种具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让迷惘的心灵得到指引。

另外,我觉得《父爱如山》的最大优点在于培养琼剧观众。在观看此剧之前,我曾听说该剧进校园

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刮起一阵“琼剧风”。不得不承认,中国戏曲文化呈日益衰落趋势,琼剧艺术也是如此,不但主创人员断层、演员青黄不接,就连观众也大多是一些老年人,年轻人极少,这对传承琼剧文化是一个危险信号。为了传承和弘扬琼剧这门几百年传下来的本土优秀艺术,培养年轻观众及爱好者势在必行。而《父爱如山》一剧如一阵及时雨出现在校园,还如此受到青少年的接受和喜欢,这无疑是一大喜讯。总之,一部琼剧剧目能够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学生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引领学生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作为琼剧的一名参与者,足慰吾心矣。

(作者系海南省琼剧院副院长、一级演员)



《父爱如山》剧照

故园他乡都是根

——评新疆石河子豫剧团新编豫剧《我的娘·我的根》

李小菊

新疆石河子豫剧团演出的豫剧《我的娘·我的根》讲述了一段“差了辈分”的黄昏恋,抒发了一代兵团人追思少年壮游、追寻精神之根过程中的浓烈情感。这出以抒情为主线戏充满了欢声笑语,以一种轻喜剧的形式展现了兵团人深深的家国情怀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两个年逾花甲的兵团老战士铁秀英和曹德法,一个青年守寡,一个晚年丧妻。在热心战友“大嗓门”的撮合之下,二人再续前缘,谈婚论嫁。可是当铁秀英的儿媳站在她面前时,才发现儿媳原来是曹德法的孙女,未来的“老伴儿”变成了“亲家叔”。这种极富喜剧色彩的戏剧冲突可谓强烈。怎么办?兵团老战友出面劝解,儿孙又孝顺明理,俩人最终喜结良缘。然而编剧并没有在制造戏剧冲突上过多着墨,也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在儿女对待父母婚事的态度上大做文章,而是用一种温情的笔触,书写兵团人对故乡、兵团、国家浓得化不开的感情,以及兵团人拥有的人性之善与人情之美。

河南人铁秀英和上海人“大嗓门”因为“黄河流域的土”和“长江流域的洋”在兵团“斗”了一辈子,事实上表现出俩人对各自的故乡——河南和上海深深的眷恋之情,这恐怕是每一个兵团人都有的故土情结。而兵团人最可贵的精神,是长期共同生产、共同战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战友生活赋予他们的博大胸怀。他们不拘小节、不计前嫌、与人为善。

如果说该剧的前半部分充



《我的娘·我的根》剧照

分表达了兵团人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那么,随着曹德法的出现,剧作又开始浓墨重彩地表现兵团人对兵团的深厚感情。铁秀英与曹德法两个人故地重逢,他们的话题离不开当年在兵团共同屯垦的情景。铁家小院喝酒一场,是铁、曹俩人感情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伴随着他们对兵团生活的深情回忆。他们达成共识:“越来越觉得兵团才是咱的根。”他们在兵团第二次安家,在兵团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根。

兵团人这种双重寻根的艰难过程,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意义。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了生存、发

展背井离乡,故乡的亲人、家乡的小调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情感慰藉。当他们站稳脚跟、功成名就之后,总是惦记着要回到故乡,然而,当他们满怀深情地回到故乡的时候,却总是遇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尴尬,他们往往不得不转过身去,“反认他乡作故乡”。无论是“埋着祖宗坟”的故乡,还是“埋藏我青春”的他乡,都是游子不变的牵挂。《我的娘·我的根》一剧,生动深刻地为我们描绘出这两种珍贵的情感,引起无数观众的共鸣。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